

黃菊持贈君

莊烈

——長白山下多麗人之一二

上尉參謀險丟性命

有一天我到長官部，在大門口看見第二處上尉參謀廖展鵬，帶着手銬腳鍊被押上囚車。原來他被派到第一宣撫組工作，地區在瀋陽和長春一帶，誰知他異想天開，竟跑到瀋陽俄軍司令部，

找俄軍司令馬林諾夫斯基談判，要在瀋陽設立辦事處，公開活動。此時俄軍尚盤據在瀋陽，多方阻撓國軍北上接收，因此國軍仍停滯於錦州，不能前進。史達林對東北早有野心，除在雅爾達密約中，要求租借旅順、大連外，還想在中長鐵路享有特權。其陰謀手段，一心要把中共扶植起來，成為附庸國，以便予取予求。因此把接收日軍的武器，都移交給中共。

當時我國外交政策軟弱，只希望俄軍撤出東北，因此宋子文對俄國處處遷就退讓，尚沾沾自喜，自詡是一次成功外交。他曾嚴令東北各級軍事單位不得擅自與俄軍接觸，以免引起外交糾紛。俄軍在東北不但規走了重要物資和工業設備，更無視國際公法，把偽滿傀儡皇帝溥儀、偽國務總理張景惠，以及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等要

犯，統統擄到俄國，不交給主權國——中國處置。廖展鵬只不過是一個小小上尉參謀，竟敢如此膽大妄為，跑到瀋陽找俄軍司令談判，那還了得，因此司令長官杜聿明一怒，把他拿下，押到錦州，交付軍法審判，差點把命丟了。

廖展鵬是湖南人，文學修養很好，寫得一手好毛筆字。他的趣事可多了，抗戰期間，我與他同在昆明防守司令部任職，有一次，他窮極了，寫了一張借錢報告，然後在報告上，摹仿司令官的筆跡批「照准」和司令官的簽名「聿明」，拿到軍需官那裡，居然把錢借到了。事後他向我炫耀，我說：「廖展鵬！你要找死，司令官知道了，不鎗斃你才怪。」

又有一次，昆明防守司令部與美軍聯合舉行情報會議，司令官親自主持。廖是第二處參謀，主管情報。翻譯官有周少校（曾國藩外孫，已忘其名）、袁仲珊上校（後為臺省觀光協會理事長），一時中美軍官齊集一堂，熱鬧非凡。誰知廖在會報中，留了一手，有部份情報不告訴美方。司令官問他：「為甚麼？」他說：「保密。」把司令官氣得差點拿棍子打他。

誤用共諜傳遞軍情

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在錦州，是暫時借用錦州鐵路局的房子。這時新一軍和新六軍已由秦皇島登陸，源源開到錦州，一俟俄軍撤出瀋陽，即開始北上接收。長官部為了收編偽滿部隊和地方武力，前後共成立了三個宣撫組。不想第一宣撫組負責人廖展鵬捅出了這樣大的紕漏，第二宣撫組成立後，一直沒有行動，只剩下我負責的第三宣撫組。後來國軍北上接收，僅推進到吉林省的德惠縣，就停止前進了。所以第三宣撫組工作也結束了。這是後話。

偽滿軍在日本投降後，即已潰散。因為日本對中國人根本不放心，因此偽滿軍只有旅的編制，沒有軍和師。只有一個司令官名叫張文林，還是蒙古人，也沒有實權。東北人也許受了張作霖的影響，作官夢的大有人在，因此勝利後建軍的到處都是。這些人份子極為複雜，有「要人的」（介乎幫派首領、劣紳和混混之流），有「鬍子」和偽滿軍。最出名的如王家善（後來在營口市投共）、孔憲榮（後當選國大代表，在南京參加

國民代表大會時上吊自殺），說句良心話，多數都是一些「烏合之衆」，紀律欠佳沒有作戰能力，徒然騷擾百姓而已。因此民國三十五年，參謀總長陳誠下令整編部隊，去蕪存菁，雖然鬧出「將官哭陵」的不幸事件，但決策還是對的。

我為甚麼扯得這樣遠呢？那是有原因的。因為整編後，那些編餘的軍官成立了軍官總隊，有部份被分發到東北，他們曾自嘲的編了一首「十字歌謠，廣為流傳，足以影響士氣人心。歌謠是這樣的：「一貧如洗、二袖清風、三餐不飽、四顧茫茫、五內如焚、六親不認、七七事變、八年抗戰、九死一生、十分可憐」。後來東北長官部還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共謀案，主角趙敏，也是軍官總隊的隊員。他由軍官總隊分發到東北長官部第三處任少校參謀，因手腕靈活，頗得處長姜漢卿的信任。第三處是管作戰的，有些作戰命令尚未下達，敵人就已經知道了。國軍每次出擊，敵人事前已經得到消息，逃得無影無踪。因此姜漢卿大肆咆哮：「我們處裡一定有間諜！」於是另開一個戰報室，全處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進入。偏偏這少數人中就有趙敏，你說糊塗不糊塗？後來有一次，趙敏奉命由瀋陽飛到北平，送一件重要聯合作戰計劃給孫連仲長官，他竟把這份作戰計劃先送到共軍那裡去了。終於被孫連仲總部情報人員發覺，立電東北長官部捉拿趙敏。按理長官部情報單位應先在機場攔截，或在第三處守候。但趙敏飛回瀋陽後，還到長官部第三處兜了一圈才逃走的。長官部第二處主管情報，但處長吳寶雲是趙敏東北講武堂的同學，最後只有

不了了之。

泡日女人蔚成風氣

東北天氣最冷的紀錄，曾達零下四十度，那時候天上終日飄着「清雪」。所謂「清雪」，就是空氣凝結成的冰粒，與雪花不同，就是在晴天，太陽也是灰濛濛的，像躲在濃霧中，呈淡黃色。但勝利的那年冬天，氣溫雖然仍在零下，可是比往年暖和多了。國軍第五十二軍和第十三軍由越南海防乘美艦到秦皇島登陸，因為越南天氣炎熱，士兵身上仍着單衣，來不及換棉衣，但並不覺得寒冷，而且士氣高昂，攻勢銳利；第五十二軍第二師劉玉章部，曾有一日連下興城、連山二城的戰果。

國軍到東北接收，官兵都很興奮，東北物價低，又有勝利獎金。營中伙食雖然好得不得了，雞、鴨、魚、肉樣樣都有，但老總們偏偏喜歡到外面吃館子擺闊，有的泡咖啡廳，有的跳舞，有的找日本姑娘，原本冷清的錦州市，頓時熱鬧繁華起來。舞廳、餐館、妓女院處處客滿。大街上，到處都是穿着草綠色軍衣的大兵，操着南腔北調，來來往往。

日俄戰後，俄國戰敗，在東北既得利益盡失，加上割地賠款之恥，因此對日本人恨之入骨。所以俄軍到了東北，對日本人姦淫擄掠等種種暴行，令人髮指，日本關東軍和壯年男子也都被擄到俄國當苦工。剩下的婦女，只要被俄軍看到了，就會遭到強暴，因此日本女人害怕極了，紛紛把頭髮剃光，喬裝男人以避奇禍。後來俄軍撤走

了，國軍到了東北，日本女人才開始把頭髮蓄起來。當國軍到達錦州和瀋陽時，日本女人因頭髮尚未長出來，都用布帕把頭包了起來，形成一種奇異的裝束。後來因為糧食缺乏，她們為了生活，有的到餐館、咖啡廳作女侍或伴舞，有的到大街上賣零食，賺取微利餬口，有的更淪為流鶯娼妓，苟延殘喘，其悲慘下場，都是日本野心軍閥所賜。記得有一次，東北長官部有一位少將高夢郭琦，找來幾個日本女人唱歌餽酒，這是當時日本女人賴以求生的一種新興的行業，原不足為奇，誰知那幾個日本女人竟合唱起日本國歌來，最後相擁痛哭。到了最後，她們實在維持不下去了，索性嫁給中國人，以求一飽。因此接收人員和國軍玩日本女人、討日本老婆，一時蔚成風尚。生長在東北的日本女人溫柔體貼，嫵媚動人，男人都夢寐以求之。「當兵三年，老母猶當貂蟬」，何況日本女人，是貂蟬中的貂蟬，無怪都「趨之若鶩」了。

暖房花室看花讀花

第三宣撫組以及所屬騎兵團，已奉命由沙鍋屯移駐紅螺峴，因為長官部認為部隊離錦州近，便於整備。因此我停留在錦州的日子比較多，仍住在閤家窩棚間充家的小花園裡。這天午餐過後，我閒着無事，天上陰沉沉的，好像要下雪的樣子，北風也呼呼的吹個不停，過了不一會兒，果然飄下雪來了。小花園與前院僅隔一道牆，有一角門可通，除了園丁按時到暖窖照料外，閤家的人無事很少到小花園來。我一個人站在客廳門外

，觀賞了一會雪景，覺得無聊極了，不知如何排遣這份寂寞才好。忽然想起問充曾向我說過：「你悶了的時候，可以到暖窖裡看看花。」於是，我往暖窖那邊走去。暖窖有數間房子那麼大，深深的埋藏在地下，只有屋頂露出地面，屋頂上面都裝着活動玻璃窗子。冬天玻璃窗上都覆着厚厚的草墊，天暖有陽光的時候，拿掉草墊，暖窖裡的花木可以吸收陽光。我在暖窖入口，沿着石階走下，有一扇木門，我輕輕推門而入，一陣暖風拂面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翠綠，與外面銀雕玉琢的世界，恰成強烈的對比。更使我驚訝的是，已有一位女郎站在裡面，背對着入口，我看不清她是誰。她身穿黑色西裝長褲，白色套頭毛衣，腳上一雙黑色半高跟皮鞋，更顯得身材苗條。由她披在肩上的長髮，我認出可能是珮姐，不錯，是珮姐，一定是她。但她一個人靜靜的站在那裡，又是為甚麼呢？我不忍去驚擾她，也悄悄的站在那裡。

花窖裡真是太靜了，除了電燈閃着刺眼的光芒外，一切都是靜悄悄的。「嫦娥應悔偷靈藥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。這裡應該是和月宮一樣的寂寞，令人難耐。但我却像天臺遇仙的劉阮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奇妙感覺。「啊！太好了！」我興奮的叫出聲來。珮姐聽見聲音，驀然回過頭來，看見我站在她身後，驚道：「是你！嚇了我一跳。」接着用手輕拍胸口。我歉然道：「對不起。」珮姐道：「你甚麼時候進來的？我怎麼不知道。」我道：「有一會兒了，因為怕驚擾了你，所以不敢出聲。」珮姐聽了低首一笑，接着兩人都沉

默了。過了好久，我才擠出一句話來：「外面在下雪。」珮姐也小聲應道：「啊！外面下雪。」我問：「妳來看花？」珮姐且不同答，反問：「你呢？」我道：「我是俗人，不解風雅，只是永晝無聊，到這裡走走而已。」珮姐道：「我記得小客廳裡有現成的花瓶，如果你愛花，何不剪幾枝帶回去挿瓶。我在日本讀書的時候，在學校裡學過花道，待會我幫你挑選幾枝。」我道：「我正是有此意，那就麻煩妳了。」珮姐道：「那麼我們先來看看花吧。」

我們走到一處，有數盆含苞待放的紅梅。珮姐道：「這是紅梅，就是紅樓夢大觀園攏翠菴妙玉植的那種，紅樓夢上說甚麼『香欺惠蘭』，根本是欺人之語，香是有一點香，但若有似無，那裡比得上撲鼻的蘭花香呢？」我道：「天生萬物，各擅其勝，譬如蘭花有王者之香，牡丹以豔麗奪魁。人也是一樣，妳不施脂粉，反而更顯得清麗脫俗。」珮姐道：「我偶而也使用香水，只是在夏天出汗的時候才用。」接着我們又來到一處花園，迎春花已經綻放了，只見點點黃花，如繁星般佈滿在綠條上煞是好看。在迎春花旁邊，有一個精緻的巨形白瓷花盆，盆裡種着一株帶刺的長條植物，我正訝異，像這樣一株不起眼的東西，為甚麼要用這樣好的花盆呢？珮姐道：「君自劍南來，應識得此花？」我道：「我沒有看見過。」

珮姐道：「這花大有來歷呢，只有北平故宮御花園裡有一株名叫『太平花』，聞原產自劍南，明朝萬曆年間，四川總督進貢的，皇帝特賜名『太平花』。此花開於春間，白色單瓣，如梨花般形

狀，但比梨花大很多，花蕊也特別長。此花的特點是，開花時，花香滿園，遠近皆聞。是我公公有一次到北平開會，逛故宮的時候，趁無人注意，偷偷的在御花園花壇上，折下一枝來，用棉花白布包着，特派專人，不分晝夜，趕回錦州，種植在花窖裡，居然活了。你看現在枝上已經有花苞了，你若繼續住在這裡，不出兩月，便可看見開花了，到那時候，這花窖裡都會被『太平花』香塞得滿滿的。你能有幸親眼觀賞『太平花』開花，將是一生中難得一逢的盛事呢！」

我道：「有那麼好，但願我有這份眼福。」再下去是數十株牡丹和芍藥，牡丹和芍藥類似，但牡丹是木本，芍藥是草本。牡丹又叫富貴花，有紅、白、粉紅等各種顏色，花特別大，而且嬌豔美麗，故有「花王」之稱。珮姐道：「牡丹芍藥已開過，我最喜歡牡丹了，開花的時候，我終日流連在花下，不忍離去。」我道：「我也喜歡牡丹，我家裡就種有牡丹。我家院子裡也有一株迎春花，聽我母親說：我小時候的尿布，都曬在那株迎春花上。可惜我離家都快十年了，花開花落十易寒暑，家鄉到底怎麼樣了，一點也不曉得。」珮姐聽了心裡也許會想：這個莊參謀真是天真，一點也不像軍人，居然連小時候尿布的趣事也講出來了。

剪下幾朵肥大黃菊

珮姐說：「這牡丹花在清朝曾發生一件轟動一時的文字獄。」我道：「莫非『奪朱非正色，異種亦稱王』？」珮姐道：「正是，足見君博學。

「我道：『帝王時代，過於專制，動輒殺人，所以國民才起來革命，推翻滿清皇帝。』我忽然想起珮姐是滿人，連忙陪笑道：『對不起！我失言了，聽說妳也是愛新覺羅氏，如在五十年前，說不定也是一位尊貴的格格，我還要跪着跟妳說話呢！』珮姐嬌媚的笑道：『你真會逗笑，不瞞你說，我確是皇室，可惜祖宗盛世，我還沒有出生呢。我家裏還珍藏着我曾祖父遺留下的盔甲和寶刀，將來有機會，我會帶你看。』說着我們來到菜圃，看到竹架上，小黃瓜結實纍纍，在寒多臘月的大雪天，真透着稀奇。珮姐道：『小黃瓜在春夏並不稀罕，冬天可就成了寶了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在北平飯店裏吃過，貴得嚇人。』她又指着幾株香椿道：『這是香椿，關裏關外到處都有。我的烹調技術不行，可是香椿拌蟹黃，是我的拿手菜。眼看快過年了，如果你能在我家裏吃年夜饭，我會親自下廚，作給你吃吃看。』我道：『妳說得我快要流口水了，只是香椿拌蟹黃太簡單，既不要下鍋，又不要看火候，一道涼菜而已，誰都會做。』珮姐道：『如果你說的那麼簡單，又有甚麼好吃的呢？』

我笑道：『到過年的時候，我先餓上三天肚子，等着吃妳這道拿手菜。』珮姐聽了，格格的笑了起來。我欣然道：『我終於聽到妳的笑聲了，那天晚上，在花園客廳吃飯的時候，看見妳滿臉憂鬱，我一直擔心。』珮姐道：『你擔心甚麼？』我道：『我也說不出來爲甚麼，總之很擔心就是了。』其實我知道她是思念漢儀，只是此時不宜道破。珮姐報然道：『謝謝你。』我道：『我

正要謝妳呢。』珮姐訝道：『爲甚麼謝我？』我道：『妳把妳結婚時的新被子拿給我蓋，不應該謝妳嗎？』珮姐道：『原來是爲了這個，恰好我又找出兩條褥子來，也是新的，正準備叫我婆婆給你送來。』我道：『那更叫我受之有愧了。』珮姐道：『你是我家的大恩人，你幫了我們閻家大忙，我公公能有今天，全是你的功勞，我應該謝你才是。』正說着珮姐忽然停步道：『啊呀！我們只顧說話，忘記了給你剪花，帶回去插瓶了。』於是珮姐在園丁的工具箱中，找出一把剪刀來，在菊花圃中，特別挑了幾朵肥大的黃色菊花剪下來。

我道：『都是黃色的？』珮姐道：『黃色尊貴，你不喜歡嗎？』我笑道：『喜歡，喜歡，黃色是大清皇帝御用顏色，如龍袍啦，黃馬褂啦，以及儀仗旗幟都是黃色。』珮姐道：『你又取笑了，那麼我再來剪幾枝別的顏色。』我道：『不必了，已經够多了，何必再糟蹋花呢，其實我跟妳一樣，也很喜歡黃色。』於是我們相視一笑。我正繼續於這難得的相逢，珮姐忽然道：『時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』

投桃報李贈毛背心

我們一同走出花窖，天上仍飄着大雪。乍出暖窖，寒冷的北風颯在臉上，如刀割一般疼痛，但心裏却有無比的興奮。珮姐走出數步，回過頭來，招招手說：『再見！』我也揮揮手說：『再見！』直到她進入角門，人影消失了，我才快快的走回屋去。

有一天，趙參謀長家驥找我同長官部去。原來頭一天晚上，陀子頭火車站遭共軍偷襲，打死了幾個日本兵，因此趙參謀長命令我到北寧鐵路巡視一次，然後把沿線防禦情形，寫一份報告。因爲北寧鐵路關係東北軍運輸非常重要。北寧鐵路之關內段防務，屬第九十四軍牟庭芳部所轄，沿線橋樑由美軍防守。關外段則由未解除武裝的日軍防守。我在錦州乘火車到了唐山，在鐵甲車上，會見了第九十四軍一營長張世雄，張營長負責天津到唐山一段防務，日夜乘鐵甲車來往巡邏。我與張營長交換了情報，他特別繪製了一張沿線防禦配置圖給我。我公務完畢，在唐山逛街的時候，特別到店裏買了一雙女用皮鞋，和一打綉花手帕，準備帶回錦州送珮姐作禮物，又買了一只鑲珍珠的戒指送給閻太太。

回到錦州後，我先向趙參謀長報告巡視情形，又把張世雄營長所繪製的北寧鐵路唐山段防禦配置圖，交第二處處長吳寶雲參考。任務完畢後，我仍回第三宣撫組工作。

我回到閻家窩棚，把在唐山買的禮物，都交給閻太太。閻太太立即將那只鑲珍珠的戒指戴在手指上，歡喜道：『真漂亮，謝謝你，莊老弟，鞋子和手帕珮姐一定也會喜歡。』第二天，閻太太到小花園來找我，手裏還拎了一個布包袱，我知道她帶消息來了，便陪她在起坐間坐下。閻太太道：『莊老弟！你送珮姐的鞋子和手帕，她喜歡得不得了，鞋子她捨不得穿，她說留到過新年再穿。』接着她打開布包袱，取出一件花毛背心來說：『這是珮姐親手織的，因爲毛線顏色不够

，她把自己的毛衣拆了，才湊成這件背心，她說送給你穿，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？」我拎起來一看，花樣別緻，顏色鮮豔，織成一隻孔雀開屏，真虧她太費巧思了。我說：「哇！太漂亮了，我很喜歡，謝謝她了。」

格格風采下凡仙女

轉眼新年到了，閻家雖是五代同堂，但人口太多，老哥仨共分三個大院住着，因此是分炊而食。閻老爸爸是大房，因兒子貴為旅長，所以大房較二房、三房發達，有土地百餘頃和花園，生意有絲房（百貨店）、燒鍋（釀酒廠），還養了數十匹驃馬、十數名長工。閻充下面有三個同胞弟弟，最小一個是繼母所生，大排到老十。二弟、三弟都已結婚，但平日難得在一起用餐，過年要遵照古禮，全家在一起吃年夜飯。

年夜飯是擺在小花園客廳，計有閻老爺子夫妻、閻充夫婦、閻充三個弟弟、珮姐母女、我和傳令兵梁國恩，恰好是十個，湊成一桌。我是貴客，被推居首席。這時客廳早已燒起火牆，因此室外雖風雪交加，室內却是溫暖如春。大家都換上新衣，喜氣洋洋。神案上點起了兩支臂般粗的紅蠟燭來，更增添了許多新年氣氛。可是九個人都按順序坐好了，只不見珮姐，閻太太道：「珮姐在廚房配菜，一會兒就來。」果然不一會兒，門呀的一聲開了，珮姐走了進來。她身穿銀色錦緞短襖，灰色哈紋呢西裝長褲，脚上是我送她的那雙天藍色高跟皮鞋，一頭長髮，也改梳成左右兩個烏黑光亮的圓髻，在雙髻上又紮了一條鑲滿

了碎鑽的白色絲帶，臉上也一反她平日不施脂粉的習慣，塗了鮮紅的唇膏。她一進門，就引起大家暗暗喝采。閻充的三弟，首先指着她嚷道：「哇！你們看！大年夜接財神，神仙未到，仙女先到了。」這原是一句讚美辭，而且一語雙關，也是一句吉祥話，立刻引起了大家鬨然歡笑。珮姐嬌嗔道：「三叔！你是怎麼了？」

香椿拌蟹黃有學問

閻太太笑着向我解釋道：「珮姐和她三叔是中學同學，說笑慣了。」接着她又向珮姐問道：「你的菜怎麼樣了？」珮姐道：「好了，一會就上桌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先上冷盤下酒，現在涼拌黃瓜、燴蟹、海蜇皮、十錦凍等都有了，就等妳的香椿拌蟹黃了。」正說着，廚子笑吟吟的端上一個白瓷大盤來道：「這是少奶奶親手作的。」只見盤中紅白黃三色分明，紅的是香椿，白的是蟹肉，黃的是蟹黃。先看顏色，就叫人饞涎欲滴了。閻太太向我道：「莊老弟！這道菜作起來學問可大了，嫩香椿芽撈下來，先去掉硬梗，洗的時候不能用手，要用噴壺沖洗，這樣葉子才不會揉爛，否則吃起來就不爽口了。洗過後，再用紗布把水吸乾。切的時候，也不能用刀，要用削梨的竹片，因為鐵會起氧化作用，你用刀削梨的時候就知道了，不但有鐵銹味，也會變色。剝蟹黃、蟹肉更講究了，買來新鮮螃蟹，先燒好一鍋開水，把螃蟹整個放進鍋裏煮，煮多少時間，要拿捏得準，時間太長或太短都不行，煮好了撈出鍋，要趁熱剝開蟹殼，先把蟹黃取出來，不能弄碎

，然後用絲線作的弓子，像剝皮蛋一樣，把蟹黃一條一條剝開。」閻充聽了笑道：「過去我和莊老弟談皮貨，妳說我瞎擺乎，妳還不是一樣。」閻太太瞪了他一眼繼續道：「總之這道菜說道可多了，最後調味還要選用膠東日照出產的青鹽粒，吃起來才够味。」我道：「一道菜，這麼多講究，只有富貴人家才吃得起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從前珮姐的曾祖父就喜歡吃這道菜，以後傳下來，所以珮姐也會作。莊老弟！你快吃吃看就知道了。」我用筷子夾來一嚐，果然清香爽口，連聲讚道：「好吃，好吃，新年我是有口福了。」珮姐聽了滿心歡喜，不時用眼睛瞄向我，看我的吃相，好像在說：「你是不是真的餓了三天肚子？」我也思潮起伏，感觸萬千，心想：「何時再吃到妳親手作的菜？那怕是青菜豆腐也覺香甜。」正沉思間，忽聽閻充舉杯叫道：「莊老弟！我敬你這杯酒，祝你新年如意，也謝謝你這兩個月來的辛苦，幫老哥哥的忙。」接着一飲而盡道：「乾了！老弟！」我將酒剛向唇邊一觸，便覺辛辣難以入喉，因道：「這是甚麼酒？這樣烈！」閻充道：「自己燒鍋的『二鍋頭』，保證純度百分之百，外面是絕對買不到的，這種酒喝多了，會在肚子裏起火燃燒，除非把人埋在高粱堆裏，否則肚子裏的火是不會熄滅的，直到活活燒死為止。莊老弟既然不能吃烈酒，另換溫和的。」因向閻太太道：「叫人去拿日本清酒和麒麟啤酒來！」一會兒酒拿來了，閻充替我斟滿了一杯清酒道：「這種酒不够勁，喝下去像喝白開水一樣，不過癮。」我道：「我喝我的清酒，你吃你的『二鍋

頭」，你看如何？」閻充道：「好！」於是大家開懷暢飲。閻充直吃得頭上冒汗，連聲嚷熱，便叫：「莊老弟！我們何不寬去上衣，大年夜飲個盡興，不醉毋歸。」

千言萬語盡在一瞬

我把上衣脫下，由傳令兵梁國恩接過去，掛在衣架上，露出珮姐親手織的毛背心來。珮姐看見，臉上羞澀的一紅，恰於此時，我也用眼望着她，四目相觸，似有千言萬語，都在此一瞬間。吃過年夜飯，已過午夜。閻充帶着弟弟們洗過手在神案上上香，然後到戶外燒紙箔放鞭炮辭歲，一年過去，新歲開始。

珮姐在花園吃過年夜飯，返回前院，進到房裏，愛女小敏已由奶媽照料着睡熟了。她一個人孤單單的坐在炕沿上，頓覺寂寞湧上心頭。聽到外面不斷的鞭炮聲響，更覺得心煩意亂。憶起去年，有漢儀在家，過年是多麼歡樂熱鬧？現在只落得淒淒涼涼，好不令人感傷！人說我珮姐貌美如花，莫非我真的紅顏遭嫉命中註定？自漢儀失蹤後，久已不再打扮自己，連鏡子也懶得去照，偏在這大年夜，不知怎的，我忽然逞強好勝起來，不但特意打扮，還塗了口紅，又親自下廚作了菜，莫非我真的動了情？這怎麼可能呢？當我剛踏進客廳，三叔他們衝着我那樣的起鬨，當時我心裏的確獲得滿足和快樂。可是一回到現實，一個人對着孤燈，反而更覺得空虛。忽聽「噹！」一聲，壁上掛鐘敲了一響，已是午夜一點，「啊！又長了一歲了！這以後漫長的日子，叫我如何熬

下去呢？」珮姐感覺面頰上涼涼的，用手一摸，摸了一把眼淚，她甩甩頭，「睡吧！不要再胡思亂想下去了。」她掀開被子倒在枕上，但仍然思潮起伏，連一點睡意也沒有。「在吃年夜飯的時候，他不時用眼睛望着我，每一眼神，都好像蘊藏着無盡的言語，似欲傾訴，我是多麼渴望知道你要說些甚麼？你深情的眼睛把我看得幾乎手足無措，心慌意亂，我幾次都想離座逃走，最後還是留下了。」想到這裡，珮姐頓時羞上兩頰，覺得臉上火辣辣的，「啊！我難道成了淫娃？盡是這樣神魂顛倒胡思亂想？」

閻充一家十口吃過年夜飯，都回到前院去了，花園裏只剩下我一個人，由熱鬧一下子變成冷清，使我一時頗難適應。於是找出咖啡壺來，

燒了一杯咖啡，又點燃了一枝「前門」香煙吸着，靜靜的坐在起坐間沙發上，望着壁上珮姐的彩色照片出神。我想把珮姐的照片，重新拍下來縮小，保存起來。我因此對照相發生了興趣，我要買一架好的照相機，偏偏所有接收人員和國軍官兵都迷上了玩照相機，如同流行「隨身聽」一樣，每人肩上都掛着一架，因此錦州市的各種類型照相機都被搶購一空。於是我特別託人在安東買了一架德國徠卡照相機，把珮姐的照片重新拍下來，居然成績不錯。

我在起坐間不知坐了多久，因想起明天還要早起拜年，便回到臥房去睡。看到炕上忽然又多出了兩條綠色印花緞面褥子，不知是珮姐甚麼時候叫人送來的。（未完待續）

幽默小品

第一集

何敏 著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為何敏先生繼「姑妄言之」一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脚踩兩頭船、吃菩薩、一根扁擔打天下、半斤八兩都是梟雄、逐臭之夫、愚而好自用、貼金、脫派、萬病一「驚」、小事情大道理，得意莫忘形、笑斷腸子、半截豬腸抱恨終身、神仙老虎狗、同性戀愛、貓的戰術，吹牛不犯法、膽大不怕羞、再談妙聯、老壽星騎公雞、電燈泡等幽默風趣短文八十三篇，篇篇精彩，使您讀後，時時發出會心的微笑，字字珠璣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